

狄更斯 小说故事总集

本社编 顾问 薛鸿时



上海文艺出版社

Di Geng Si

Xiaoshuo

Gushi

Zongji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金子信

封面设计：何礼蔚

狄更斯小说故事总集

本社编 顾问 薛鸿时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25.75 插页 6 字数 860,000

1994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8 次印刷

印数：7 001—11,000 册

ISBN 7-5321-1092-3/I·815 定价：26.00 元

序

薛鸿时

一八七〇年六月九日，查尔斯·狄更斯在盖茨山庄突然病逝，举世震悼。一位天真烂漫的小姑娘瞪大眼睛问道：“狄更斯先生死啦？那么圣诞老人也会死吗？”她的话生动地表明：狄更斯博爱、宽恕的“圣诞精神”感人至深，几乎已成为一种民族意识，而狄更斯本人则早就是一位神话人物了。在他生前，他是英语民族中最受欢迎的小说家，《匹克威克外传》还没有出齐，市场上就已出现了多种以这位好心的绅士为商标的帽子、雪茄等商品，垂死的病人以能读到新出的一期小说而庆幸；《老古玩店》陆续发表期间，轮船刚驶进纽约港，热情的美国读者就拥上码头，大声向船上人打听小耐儿的命运；在伦敦的贫民窟里，不识字的居民在辛苦工作一天以后，都要聚在一起，听识字的人朗读《董贝父子》……古往今来，读者与作者达到如此心灵默契的程度，还是不多见的。在他死后，他所创造的近两千名人物并没有随他一起逝去，这些艺术形象早已获得了永久的生命，他们像老朋友似地继续和一代又一代读者生活在一起。一个半世纪以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把乐善好施的人称作匹克威克、布朗罗或契里布尔，把儿童教唆犯唤作费金，吝啬鬼叫斯克鲁奇，骗子手叫金格尔，伪君子叫裴斯匿夫，野心家、阴谋家叫希普或卡克尔，妄自尊大的小官僚叫本布尔，以推诿为能事的官僚机构叫“兜三绕四部”，盘根错节、官官相护的统治势力叫巴纳克尔……随着这些专门名词被普遍应用，狄更斯创造的艺术世

界已化作英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小说的贡献与莎士比亚对戏剧的贡献同样巨大。今天，狄更斯的影响早已遍及全世界，他的优秀艺术已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珍宝。

查尔斯·狄更斯于一八一二年二月七日出生于英格兰南部海港朴茨茅斯。他家庭出身低微，祖父、祖母长期在克鲁勋爵家当佣人，后来祖母因工作出色被提升为管家。他的父亲约翰·狄更斯是海军军需处的一名职员。尽管狄更斯没有任何“家学”可以夸耀，然而他的许多天赋才能都可以从他的先辈们身上找到渊源。据克鲁勋爵家的孩子们回忆，狄更斯的祖母很会讲故事，讲述起来生动无比。狄更斯的母亲伊丽莎白·巴罗的一位朋友说，狄更斯的才华大部分来自母亲，那位母亲幽默诙谐的谚语，无与伦比的模仿，常使朋友们笑得前俯后仰。狄更斯的父亲更是个活泼开朗、充满生活热情的人，他自小在勋爵家长大，对在那里度过的丰富多采的节日记忆犹新，等他成家立业以后，他热情地鼓励自己的两个有表演天才的孩子（查尔斯和比他大两岁的姐姐范妮）从事歌舞、戏剧等活动，有一次还把这一双小儿女带到罗彻斯特的一家旅馆去表演，出尽了风头，从此查尔斯·狄更斯就爱上了舞台。父亲的鼓励对他日后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狄更斯五至十岁时在查塔姆镇度过了快乐的童年。据他家的保姆玛丽·维勒回忆，他是个“天真活泼、性格开朗、脾气温顺的孩子”，母亲刚教会他识字，他就“看起来不要命”，读遍了父亲的藏书。他读书时“身子来回摇晃，嘴里发出啧啧的吮吸声”，真正走火入魔了。幼年熟悉的东西会影响人的一辈子，熟读了菲尔丁、斯摩莱特和哥尔德斯密斯的古典名作，他日后自己写起小说来就带有鲜明的英国特色，个个人物都蕴含着英国人最稳固的心理素质。《吉尔·布拉斯》和《堂吉珂德》这两部流浪汉传奇经典让他入迷，以后他就用这种文学样式来写他那引人入胜、摇曳多姿的故事。自小沉浸于阿拉伯民间神话传说《妖怪的故事》和《一千零一

夜》的天地，激发起他丰富的想象力，他日后创作中那神奇瑰丽的色彩和狂恣不羁的独创精神可以溯源及此。他六岁时就做他的作家梦，九岁入小学，当年就写了一出悲剧《印度君主米斯纳尔》，可惜没有保存下来。在这一时期，父亲常带他到附近的罗彻斯特去散步，有一天他忽然说很喜欢那座叫盖茨山庄的房子，父亲说：“只要你坚持不懈地努力，说不定哪天你会成为这座漂亮住宅的主人呢！”这本来是一句玩笑话，不料竟会点燃起狄更斯的勃勃雄心，经过数十年的艰苦奋斗，他在四十四岁那年真的买下了盖茨山庄。

狄更斯十岁时随家迁往伦敦。那时他家人口众多，开销很大，父亲收入有限却性喜挥霍，经济状况日益窘迫。他一到伦敦就失学了。一八二四年二月九日，他刚过十二岁生日就被送进华伦黑鞋油作坊当童工，每周挣六七先令贴补家用。十一天以后，父亲因还不起债被关进马夏西负债人监狱。父亲临行前伤心地说，怕是再也不能重见天日了。第一次探监时，父亲又拿自己的例子来告诫儿子：“记住，如果你挣二十镑，花掉十九镑十九先令，你会是快活的；如果你多花掉一先令，你就苦恼了！”这些话在二十五年以后被他写进了小说，成为密考伯先生入狱时赠给大卫·考帕菲尔的至理名言。四月初，母亲携家人迁入监狱去住。一年以前，范妮考入皇家音乐学院，在校住宿，狄更斯在别人家借宿，这家人中，只有他俩没有搬进监狱里去。每天清早，狄更斯从住处步行到监狱与家人们共进早餐，接着匆匆赶去上工，午饭就吃随身带的一块面包，下工后又去监狱吃晚饭，一直和家人们呆到监狱锁门的时候，他才独自赶回去睡觉。当时伦敦的街道照明极差，走夜路对孩子说来是非常可怕的事，尤其是新门监狱附近常悬挂着刚被绞死的犯人的尸体供人瞻视，可以想见，这情景会在他敏感的心灵中留下多么强烈的印象。好在他有幻想的本领，能使种种幻象召之即来，就像阿拉丁摩擦神灯一样，他听见泰晤士河在给他讲悄悄话，看到楼房在对他挤眼睛，所谓眼睛，就是那两扇窗户呀！五月二十八

日，父亲根据“破产法”获释。该法案规定：破产者必须以全部财产抵债，全家留下的生活必需品总价值不得超过二十英镑。法院来人给他一家人随身穿的衣服估价，狄更斯心里怦怦直跳，因为他怀里还揣着祖母送给他的一只银表没有上缴，幸亏他们没有搜他的身，让他滑了过去。他的祖母就是在那年四月逝世的，儿孙们入狱一事显然给她精神上带来很大的痛苦。她给约翰留下四百五十英镑遗产，再加上约翰的哥哥威廉也帮他还债，无疑对于改善约翰一家人的处境帮助很大。父亲出狱后，狄更斯仍在黑鞋油作坊干活，因为母亲说家里仍需要他挣的钱。这时，范妮在音乐学院成就辉煌，连连获奖，狄更斯参加了由奥古斯塔公主向他姐姐颁奖的盛典，看到姐姐的成就，瞻念自己的前途，不禁泪下。他心里抱怨母亲不关心他，以后就把她塑造成心地善良但不明事理的尼克贝太太。最后还是父亲的意见占了上风，狄更斯终于结束了他的童工生涯。我们特别要提请读者注意：狄更斯当童工的时间一共只有六个月多一点。

童工生涯和全家入狱为时虽短却对狄更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小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人们的痛苦有了切身的体验，他真诚地同情贫苦无告的人们，尤其是儿童，这为他日后的文学事业定下了基调。他一生热爱人民，全部作品都渗透着民主精神，他毫不犹豫地攻击社会罪恶，因为他确信大多数好人都站在他的一边。逝世前一年，他在伯明翰的著名演说中有这样几句话：“总的说来，我对统治者的信心微乎其微，我对被统治者的信心大得无限。”宪章派的《北极星报》称他是“穷人们的诗人”，他是当之无愧的。

约翰·狄更斯出狱后即提前退休，他学习速记，准备在新闻界另谋出路。他把狄更斯送进威灵顿学堂，接受他一生中最后两年的学校教育。据当时的同学们回忆，狄更斯活泼健康、聪明可爱，已完全抹去了童工生涯的一切痕迹。这说明他的性格十分坚韧，艰难困苦压不倒他。在校期间，狄更斯很快就展露出过人的才华，成为优等生。他对当时刚流

行起来的大众传播媒介——杂志、期刊——很感兴趣，自己动手编了一分手抄本小报，刊登自己写的故事。他十分精明，把这分小报租给同学们看，换来一大堆石笔、石弹，这预示着他一生将与大众期刊结下不解之缘，在商品经济的潮流中大显身手。

离开学校后，狄更斯先后在两家律师事务所当练习生，学到了非常有用的法律知识。据当时的同事们回忆，狄更斯常去廉价剧场看戏，既看正剧也看那些不登大雅之堂的闹剧，就连下层市民喜欢的滑稽歌舞他也看得津津有味，并能把当时流行的演员学得维妙维肖。他有惊人的观察力和表演才能，一进事务所，他就把一路上看到的形形色色市井人物的音容笑貌学给同事们看，一句话、一个动作就抓住不同年龄、体貌、职业的人们的特征，成为大家难得的艺术享受。狄更斯十七岁时掌握了速记技术，被伦敦民事律师公会录用，担任审案记录员，这个职业使他受惠无穷，他从形形色色的民事纠纷中深刻地认识了世态人情，为日后的文学事业作了准备。一八三一年以后，狄更斯先后担任《议会镜报》、《真阳报》和《记事晨报》记者，报道下议院开会情况。议会休会期间，他的任务是到外地采访，这是一桩非常辛苦的差使，当时道路交通状况很差，他常在猛烈颠簸的马车上，凑在昏暗、晃动的车灯下把速记记录转写成正式稿件，抢先发出去。他在艰苦的磨练中养成了以极高的速度写作的本领。在紧张工作之余，他领了大英博物馆的借书证，勤奋自学以弥补自己学校教育的欠缺。此外，他还拜职业演员为师，学习表演艺术。一八三二年春天，他向科文特花园剧场毛遂自荐，想当正式演员，院方对他很感兴趣，约他去面试，恰巧那一天他得了重感冒，才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在这前后，他热烈地追求银行家的女儿玛丽亚·比德奈尔，终因家庭出身和社会地位悬殊而遭拒绝，这一打击非但没有使他沮丧，却更坚定了他非要在生活中取得成就不可的决心。这时，他已在法律界和新闻界闯练了五六年，生活积累和社会知识已经相当丰富

了，他的文笔也已相当新鲜、泼辣，于是他准备用自己的笔来描绘他所观察到的伦敦。他充满自信，因为他深深懂得广大读者需要什么样的精神食粮。

一八三三年，他第一次向《月刊》杂志投寄一篇随笔《白杨庄晚宴》（后来收在文集中时改名《明斯先生和他的表弟》），立即被采用，使他大受鼓舞，便接连不断地写下去，翌年以“博兹”的笔名登上文坛。这些随笔观察精确，行文明快，很快就受到读者们的好评，然而，对狄更斯说来，这仅仅是锋芒初试，强大的创造力在他胸中涌动欲出，他在寻找机会。这个机会终于来了，一八三六年，查普曼与霍尔出版社请他为画家罗伯特·西摩的连环画写文字说明，原来的构思是一个体育俱乐部的滑稽故事。狄更斯认为这种题材早已陈旧，他向老板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放弃原来的计划，今后由他独立地创作充满新意的故事，并且喧宾夺主，反要画家根据他的文字来作画。这位年轻作家十足的自信和满脑袋的新鲜点子终于把老板说服了。他立即动笔，起初脑子里只有匹克威克等少数人物的大致轮廓，他信笔写去，即兴发挥，越写越轻松自如、顺利流畅，于是世上出现了一部伟大的长篇小说《匹克威克外传》，在全国甚至整个欧美造成了轰动效应。批评家们从中看出英国幽默作家皮尔斯·伊根和西奥多·霍克的影响。然而，狄更斯的幽默决不是滑稽逗笑，书中对法律界、宗教界的揭露，对负责人监狱的真实描绘和对地方选举、新闻出版界的讽刺有深刻的思想性，决不是一般幽默作家能望其项背的，尤其是维勒父子这两个人物形象体现着普通劳动人民的正直、机智、乐观和勃勃生机，更是大得人心。小说充满朝气，简直没有结尾，书写完了，一个个人物仿佛已从书中走出来，成为广大读者的朋友。二十四岁的狄更斯名满天下，他前后所受的学校教育加在一起也不足四年，他创造了真正的奇迹。

从此，狄更斯成了命运的宠儿，一帆风顺地走向荣誉的顶峰。他艺高胆大，常同时揽下好几部作品的稿约，由于他

的长篇小说采用连载方式分段发表，因此他可以同时写一部作品的后半截和另一部作品的前半截，心中还构思着第三部、甚至第四部！据范妮的丈夫回忆，有一次他和范妮到狄更斯家去，狄更斯正在书房里写作，听说他俩来了，就把纸笔搬到客厅去，一边陪着姐姐、姐夫谈笑，一边奋笔疾书，照样保持作品的高质量。

狄更斯从不重复自己，他不断开拓、创新，尝试了一种又一种新的小说样式：流浪汉传奇、历史小说、社会小说、道德寓言、个人成长小说，甚至悬念小说。他的每一笔都充满生机，洋溢着真挚的感情，他在每一种小说样式上都取得圆满的成功，一生写作十四部半长篇，统统进入古典名著的行列。早期作品都是他的即兴表演，他是小说领域里的莫扎特，兴之所至他任意挥洒，触手成卷，不假思索就妙趣天成。从《董贝父子》开始，他才有了详细的写作提纲，后期作品写得更加从容，结构越来越严谨，精心设计的几条错综复杂的情节线索最后交织在一起，为一个主题思想服务。然而，在后期作品中，早期的幽默已明显减少，他的思想更加深刻，对社会弊端的揭露和批判达到更高的层次。早期小说有明确的道德涵义，人物都可归入善、恶两类，而后期小说的人物塑造就复杂得多，如“马夏西监狱的老爹”威廉·杜立特就引起读者非常复杂的心理反应。狄更斯的后期小说更加充分地运用夸张、变形、寓意、象征，甚至荒诞的手法，如《荒凉山庄》中的雾和泥泞、《小杜立特》中的监狱、《我们共同的朋友》中的垃圾堆等形象的反复出现都有十分严肃的思想内容，充满社会批判的涵义，在这方面，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卡夫卡的先驱。因此，尽管本世纪以来文艺理论的发展很快，但狄更斯的作品却经得住各种现代批评理论流派的发掘和阐释，不断产生发人深省的新意，正如世上有个谈不尽的莎士比亚一样，狄更斯也将永久保持读者的鉴赏兴趣和专家学者们的研究兴趣。

狄更斯用他的小说对他所生活的时代产生了直接的积

极影响。他对工人生活(尤其是童工状况)、监狱、济贫院、私立学校、贫民窟的生动描绘,动员起要求社会改革的强大舆论,直接促成了各项立法,使上述领域里的状况得以逐步改善。他充满信心和活力,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他主编期刊,组织业余戏剧演出,为慈善事业奔走呼号,成为当时一位最活跃的社会活动家。尤其应该提到的是:从一八五三年为慈善事业举行第一次朗诵算起直到他逝世时为止,他先后在英美两国各地举行过四百七十一场朗诵表演,专门朗诵自己作品中的精彩篇章,充分展示了他具有伟大演员的才华。美国作家爱默生在波士顿听完他的朗诵后说:狄更斯才气横溢,能量太大,好像拴在一台可怕的火车头后面,想停也停不下来了。正如柴斯特顿所形容的那样,狄更斯“一根蜡烛两头烧”,有声有色地度过了他那多姿多采、轰轰烈烈的一生。在他生前,他因恪守维多利亚时期的道德规范、重视家庭生活的准则而受到普遍赞誉,就连一八五八年他与结发之妻凯瑟琳·荷加斯分居也没有改变公众对他的美好印象。直到一九三九年,他的女儿凯蒂逝世前才向友人透露:狄更斯与妻子分居确实与他对女伶爱伦·特南的恋情有关。于是大家才认识到狄更斯其实并不像当时人认为的那样正统,他的小说也远比当时人理解的更为复杂。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狄更斯有崇高的评价,他们生前就已在文章中把狄更斯笔下的裴斯匿夫用作伪君子的典型。恩格斯指出:狄更斯属于一个新的小说流派,他们是“时代的旗帜”,他们的主人公已不再是国王和王子,而是穷人和受轻视的阶级了。马克思在谈到当时英国一批杰出的小说家时说:“他们在自己卓越的、描写生动的书籍中向世界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真理,比一切职业政客、政论家和道德家加在一起所揭示的还要多。”在这批小说家中,马克思所举的第一人就是狄更斯,第二人是萨克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言论对我们正确认识狄更斯创作的社会、历史价值无疑具有极重要的

指导意义。长期以来，苏联、中国的许多学者正是根据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上述言论的理解，把狄更斯归结为批判现实主义的创始人和最伟大的代表，形成狄更斯研究中的思维定势。由于马克思把狄更斯和萨克雷相提并论，这些学者也认为他俩的艺术方法应归为同一类。

其实，这种认识是不够准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论述是社会、历史批评，并没有涉及艺术方法问题，狄更斯和萨克雷同样批判了当时的社会，但他们所用的艺术方法差异极大。早在一八五一年，英国批评家大卫·麦森就曾对这一问题作过深刻的研究，他指出：萨克雷才是现实主义作家，“他所描绘的一切，从场景到人物，都没有越出现实生活的范围，都准确地反映了现实生活的真实面貌。”而狄更斯则更富于“诗意的激情”，更偏重于表现理想，他的人物都超越了现实生活的范围。“世上没有真正的匹克威克、山姆·维勒……只有真正的潘登尼斯、潘基·夏泼。”狄更斯抓住生活中某些怪人、怪事、怪癖，充分发挥想象力，创造出千姿百态的人物群像，他把生活理想化，创造出黑白分明的好人和坏人，而萨克雷的人物都是生活中真实的普通人，正如《潘登尼斯》结句所言：“他本来并未自诩为英雄，他只是个平凡的人，我们的兄弟。”

萨克雷在读完这篇论文后写信给这位批评家，他承认自己和狄更斯的艺术方法有很大的区别，他说“狄更斯是位了不起的天才……我只能默默地赞赏，但不想学步。我的艺术和他的艺术在很多方面都要打架：我认为他没有充分地再现自然。”他还说：狄更斯的密考伯尽管有趣、引人发笑，但不是真人，而是真人的夸张。不但是萨克雷，一切严格的现实主义（包括自然主义）艺术家都批评狄更斯过分夸张，不够真实。狄更斯死后，特罗洛普更武断地说：狄更斯的人物“没有一个是真实的人。”这种观点一直延续到本世纪，E·M·福斯特把小说人物区分为扁形、圆形两类，他认为狄更斯塑造的人物几乎都是扁形的，属于较低层次，他甚至说：“匹克威克

先生的厚薄不超过一张留声机唱片。”

认为狄更斯的小说“不真实”的这种论断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狄更斯塑造了众多活生生的男女老少，其中许多已成为世界文学中的不朽典型，他们要是“不真实”，怎么会得到广大读者的承认呢？狄更斯的每一部小说都充满真实、生动的细节，例子不胜枚举，如《远大前程》写姐姐给匹普洗头，她手上的结婚戒指在匹普头皮上重重地划来划去，这一精确无误的细节来自作者深入的观察，曾使现实主义作家乔治·吉辛大为赞赏。又如：潘波趣先生折磨小匹普的方式是在他吃饭时不断地提出算题来考他，这一细节非常切合潘波趣作为一名锱铢必较的商人的身份。然而，狄更斯的艺术决不是任何“主义”、规则和戒条所能概括的，不能要求他的小说符合左拉那种“科学真理的精确性。”狄更斯像一切伟大的艺术家一样，他对于自然有双重关系：“他既是自然的主宰，又是自然的奴隶。”他不但临摹自然，而且站得比自然高一层，他的小说充满艺术虚构和大胆创新。

狄更斯观察力之敏锐令人震惊，吉辛称赞他一天内观察到的东西比普通人活到七十高龄观察到的东西还要多。他在塑造人物时，对自己所积累的丰富的生活原料进行精心选择，断然舍弃大量次要的东西，同时特别强调那些关键的东西，其结果往往尽善尽美，使读者看到了用自己的肉眼看不到的关于人性的万千景象。他有本事抓住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把它浓缩成一句话。如：密考伯太太的口头禅：“我永远不会抛弃密考伯先生！”普劳尼施太太的天真想法：讲外国话只要学会歪嘴子就行了。只要一句话，他笔下的人物就能活起来。吉辛称他有一种奇妙的点金术，而幽默正是他施点金术时所用的触媒剂。这个比喻有助于说明他的前期作品的特殊魅力。狄更斯用分期方式发表作品，为了使读者能牢牢记住新上场的人物，他不但强调其声音、体貌、语言习惯等性格特征，并且干脆把舞台道具也用上了。如《董贝父子》中的柯特船长兜里的三件宝：银匙、怀表和糖夹子。当他的好友所

罗门·吉尔斯陷入经济困境时，他拿着这三件宝去向董贝先生抵押贷款。其实这三样东西值不了几个钱，但柯特船长为朋友排忧解难甘愿倾囊相助、两肋插刀的精神就活生生地印在读者心里了。在塑造反面人物时，他表现出更加高超的艺术技巧。他不追求自然主义的“完全逼真”，因此，在他的笔下，即使像塞克斯这样的恶棍也不满口恶言秽语。我们应当特别注意狄更斯把生活丑升华为艺术美的神奇本领。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会有一些内心卑劣、形象丑恶的家伙，在现实生活中，大家对这种人避之唯恐不及，但是狄更斯对他们身上一切使人厌恶的东西都作了加工，使一切有趣的成份都呈现出来，结果使这些反面人物成为广大读者十分喜爱、百看不厌的艺术形象。大家一定记得《马丁·瞿述伟》中那个好酒贪杯、撒谎成性的看护妇甘泼太太，她自称从来滴酒不沾，只是为了工作需要，值夜班时要主人备下酒菜让她提提精神，等主人一走，她酒足饭饱后就抓过垫在病人身子下的大枕头呼呼大睡。她还虚构出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哈里斯太太来，不断引用这位太太的话来赞美自己、标榜自己。又如《尼古拉斯·尼克贝》中的斯奎尔斯校长作恶多端，面目狰狞，然而在狄更斯笔下，这位校长干坏事时有一股生龙活虎的劲头，使人神往。他克扣学生伙食费把自己的儿子威克福少爷喂得贼胖，连哭出来的眼泪都饱含脂肪。这一切实在写得有趣、耐看，使读者在嬉笑中受到道德的洗礼。吉辛正确地指出，狄更斯在人物塑造上继承了本·琼生的经验，本·琼生塑造了一系列“气质性”的人物，把人在道德本性上的某一要素（往往是缺点）集中表现出来，成为嘲讽的对象。他的这一手法被狄更斯拿过来加以发展，创造出众多成功的典型。

狄更斯在景物描写上也充分体现着他比自然高一层的艺术特点。他创造的境界都是“有我之境”，王国维说得好：“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如《小杜立特》开头所描写的伦敦好象在发脾气，传达了人物的情绪，情景交融，给人以强烈的印象。《董贝父子》中伊迪丝屈服于母亲的

压力，嫁给她并不爱的董贝先生。举行婚礼的那天早晨，天在下雨，窗户在流泪，交缠的树枝像是因痛苦而拧在一起的手臂。在这里，景物描写有力地表现出女主人公痛苦的心情。小说在描写卡克尔居所华丽的陈设时，说地毯柔软得踩上去一点声音都没有，“使人不免产生偷偷摸摸之感”，这是作者在写景时对这个阴谋家、伪君子的诛心之笔。

狄更斯在情节设计上刻意追求戏剧性效果，他宁愿舍弃生活中平常的动机，一定要让读者看得过瘾。他的故事中充满意想不到的巧合，他有本事把本来是牵强的、不自然的情节写得生意盎然，不容你不信服他所虚构的艺术世界。他的一项成功的手法是：把社会地位处于两个极端的人物联系起来。谁能想到《荒凉山庄》中扫大街的穷孩子乔的命运竟会和骄傲的贵族戴德洛克夫人联系在一起？夫人向他打听她那旧情人的下落，终于招致侦探的追踪，两人都悲惨地死去。千金小姐弗洛伦斯被董贝先生逐出家门后竟会在航海用品商店得到庇护并和粗豪的穷水手柯特结下深厚的友谊。贵族夫人斯丘顿在布赖顿养病时出乎意料地与拣破烂的布朗太太碰在一起，两位老妇人相互倾吐对她们那两个同样美丽而不知感恩的女儿的不满。像这样成功的例子在他的小说中比比皆是。

以上就人物塑造、景物描写和情节设计三个方面作了约略的分析，意在强调说明：狄更斯的艺术方法不但与“照相式”的写法完全不同，并且也不是一般的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所能概括得了的。他天才横溢，意兴纵横，抛开一切戒条，听从灵魂的呼唤，进行大胆创新，他最精彩的幽默、最成功的讽刺、最动人的抒情属于一个更高的层次。狄更斯的艺术经验是有待我们不断探索和发掘的无尽的宝藏。

本世纪初，柴斯特顿曾把现代西欧小说的特点概括为“虚构性的减少”，他说：“小说不仅模仿生活，而且模仿生活的局限；它不仅再现生活，而且再现死亡。”他又说，在每一个民族的幼年时期，都存在着一一种虚构性更强的小说，那就是

现在称为民间传说的人民文学。现代小说按照人的本来面目去写人，这是一小部分受过教育的人创作的产品。但是，人民文学写的是比人伟大的巨人——神人和英雄，这就远远不是少数受教育的阶级所能完成的重大任务。在他看来，狄更斯正是人民文学传统的继承者和发展者，“他是最后一位神话作家，也许还是最伟大的神话作家。”这一论述很有见地，它抓住了狄更斯小说虚构性强的根本特点，有助于对狄更斯小说艺术的总体把握。

狄更斯决不属于那种生活富足、躲在象牙塔中刻意求工的巧匠，他在商品生产的大潮中作浪兴波，如鱼得水，他脚踏实地，为广大群众提供丰富、有益的精神食粮。他一直把广大读者奉为他的小说的最高仲裁者，一边写作，眼睛老盯着印数。《匹克威克外传》印数下来了，他就设计出了个招人喜欢的机灵小伙子山姆，使印数上升百倍；《马丁·瞿述伟》印数下降，他就让马丁上美国去溜了一趟，结果印数马上增加。他摸准读者的脉搏，不断变出新招，逗得人们如痴如狂。当然，有时他过分考虑商业上的成功而放弃了很多有价值的艺术构思，例如：他本来准备写华尔特·盖伊走向堕落、给匹普安排悲惨的结局，因为怕得罪读者而只得作罢。他的这一特点不免为以趣味高雅自诩的艺术家所诟病，他们认为狄更斯不是自觉的艺术家，只是为群众提供娱悦的通俗作家。亨利·詹姆斯早就把狄更斯贬入“肤浅的小说家”之列，尽管还称他是其中“最伟大的一个”。亨利·詹姆斯的这个评价是片面的。狄更斯是属于广大人民的，他的艺术是在普及的基础上对群众欣赏趣味的极大提高。他通俗而决不庸俗，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有很高的格调。在狄更斯逝世三十九年以后，他的小姨乔治娜·荷加斯说，狄更斯的小说意在启迪人的善良本性，使我们的身心更美好。我认为她的话是非常公允的。

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设计和主持下，《狄更斯小说故事总集》一书得以与广大读者见面，这是我国学术、文化界的一

件值得高兴的事。尽管林纾早在清末民初就已译出狄更斯的五部长篇小说，但是又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悠悠岁月，狄更斯的一些重要作品迄今还没有中译本，尤其是他的短篇小说、故事、随笔对我国读者就更加陌生了。本书的出版对我们全面地认识这位世界级的文学大师的作品，提高文学修养都将有极大的帮助。当年，林译小说曾对我国整整一代读者起过积极的作用，其中有一位十一二岁的少年正是为了要从原文直接阅读狄更斯等人的小说而发奋攻读外语，终于成为我国当今博极群书的大学问家（《钱锺书论学文选》第六卷，第109—110页）。但愿本书的出版也能激起我国广大青年学习外语、借鉴外国有益的学术、文化的浓厚兴趣。